



清人画吉祥天母像轴(上图), 金刚瑜伽母唐卡(右页)。

唐卡的创作不是为了悦己, 亦不是为了悦人, 它的艺术价值只紧紧围绕着信仰。同时, 它也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那就是画面里出现了许多女性佛陀形象——空行母, 这些特殊而重要的角色是智慧与慈悲的化身, 且故事丰富, 文化意义深远, 奠定了其特殊的唐卡收藏地位。

空行母与唐卡

撰文: 刘彤 郭忆静 摄影: 刘翔



大多数人知道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差异性, 但却不知在唐卡收藏市场里, 也有两种泾渭分明的风格: 新唐卡 and 老唐卡。老唐卡泛指民国之前的唐卡, 风格朴素, 宗教色彩更浓厚, 受到地域和时代的影响强烈, 画面中体现了许多内容, 涵盖故事、建筑、宗教、医药知识, 甚至还有天文地理, 可以从中进一步解读西藏典型的文化土壤和藏传佛教的特性。

早期唐卡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形象, 粗略概括起来, 主要有佛、菩萨、护法、上师和持供人这几种。由于藏传佛教的特点, 尤其是密宗的传播, 各类护法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题材, 也是当前拍卖市场上价位最高的品种。然而与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不同的是, 藏传佛教的护法里面有一类特别的情况, 是其他两大教派所没有的, 那就是空行母。

正如唐卡有新旧之别, 空行母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关于这一点, 著名的藏传佛教学者和研究员张澄基先生在其生前所著的《密勒日巴道歌集》中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 “空行母, 即护持密乘行人及教法之女性护法, 亦为对一切修密乘的女人之尊称。”狭义上的空行母通常是指藏传佛教中的女性护法神, 根据藏传佛教经典中的解释, 空行母原为西藏当地原始本教中的女性神祇, 后来佛法传入藏地, 这些女性原始神祇遂为佛法所折服, 后转而为藏传佛教的各类护法; 而就广义而言, 也可认为所有女性之佛陀皆可称为空行母, 因此习俗上, 这一名号也见于对女性上师和修行者的尊称上。

20世纪初, 一个叫科兹洛夫的俄国探险家假借“探险”之名, 来到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黑水城, 带走了西夏、宋、元时期的大量历史遗物, 其中包括41幅西夏时期的唐

卡作品。这些作品既有佛像、菩萨像、本尊像、护法神, 还有以女性佛陀形象为主的空行母像。如今后人只能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探究西夏时期空行母的世界。现存的空行母题材唐卡并不多见, 但均为精品。黑水城1908年出土的几幅空行母唐卡中有一幅西夏风格金刚亥母画像, 程式化的绘画技法让神灵造像显得质朴又生动, 从中可窥视老唐卡所蕴含的色彩学对中国传统国画产生的影响。

自吐蕃时期(公元7-9世纪)开始, 西藏长久以来奉行母系社会。直到今天, 在藏区多地仍保存着“一妻多夫”及招赘女婿上门的婚姻制度, 这就决定了西藏女性在家族中往往起到了支配作用。佛教传入西藏之后, 由于这种特殊状况的存在, 如果不从教义和教法上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想象将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因此, 经过剧烈的宗教与民俗之间的相互融合, 巧妙地把本教女性神祇化入其中, 藏传佛教造像中的空行母形象出现了。

自古以来, 唐卡就被奉为一种“流动的寺庙”, 在地广人稀的雪域高原弘扬佛法, 善巧、方便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藏民随身携带一卷唐卡, 内心得到的洗涤能量是巨大的。画面里有空行母形象的唐卡也不例外, 是艺术与信仰的承载。不同教派的修行者供奉的不同本尊或护法神形象代表了其特有的传承, 空行母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形象类别。

空行母被作为佛教护法甚至本尊进行崇拜的历史源远流长, 很多形象早已深入藏民心中并被虔诚地进行供奉, 其中流传最广的有绿度母、白度母、金刚亥母、作明佛母、金刚瑜伽母、财富度母、吉祥天母、狮面空行母、大白伞盖佛母等。



考虑到藏传佛教各不同教派的特色空行母形象，空行母的数量可能达到几十乃至上百之多。这些空行母形象分别代表了不同教派的不同修法，且各成体系。

从元代开始，由于蒙古受到藏传文化的深远影响，宫廷内就有人专门绘制唐卡；到了清代，皇家更是将藏传佛教推崇到一个巅峰，除了兴建大量佛寺，接受从西藏进贡而来的唐卡，也请工巧的喇嘛在宫廷内绘制唐卡，使得清代的唐卡艺术留下华丽的一笔。如今故宫内保存着不少当时流传下来的唐卡，也就是所谓的“清宫唐卡”，其中也不乏空行母的踪迹，在故宫馆藏的众多空行母唐卡中，吉祥天母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她是藏传佛教万神殿中居于首位的女性保护神，备受格鲁派的尊崇，形象上分为慈悲像和忿怒相两种，而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则是忿怒相吉祥天母。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其中有一幅吉祥天母唐卡，黑蓝色身，呈忿怒相，头上戴着骷髅冠，火焰赤发，奔驰于翻滚的血海中，上界和下界皆有指定的人物。这幅唐卡的背面有白绫，用汉、满、蒙、藏等四种文字题写着时间和来源，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仲巴胡土克图（清朝授予藏族及蒙古族喇嘛

教大活佛的称号）岁本康卜 恭进供奉利益画像吉祥天母。”

早期唐卡除了被各大博物馆收藏，也有很多收藏于私人之手。有一幅绘于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之间的噶当派早期上师唐卡，其中除了有释迦牟尼佛和各种护法、本尊形象外，另有十二位上师形象占据了唐卡的主要空间，他们两两之间相互对坐，暗示着师承关系，并且在每一位上师画像下面都绘制有墨书题名，表明这十二位上师在历史上都真有其人。从装扮上看，他们有的是译师，有的是教派领袖，有的是大寺主，有的是大修持者。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通常的上师题材唐卡中，画面布局一般呈现单尊像、双师对坐像、三人组合像以及千佛式这四种方式，像这种十二位上师分三层在主尊位置上平行排列的布局并不多见。而且画面中出现了一位非常明确的女性上师的形象，她的穿着佩戴以及衣着配饰与其他的男性上师完全不同。她身着花袍，衣袍覆盖了全部身体，戴头巾，留长发，头发上点缀有西藏典型风格的珠子配饰，耳朵上戴有女性特有的大耳环，脖子上戴着一颗绿色的大松石珠子。结合题名推测，这位女性上师很有可能是一位在西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空行母——玛吉拉准。

玛吉拉准是印度大成就者帕当巴桑结的再传弟子，自幼得道，并且在男性主导的密教修法中自成一系，即“女性的觉域派”。玛吉拉准和她的弟子们经常半夜去山上受苦，念经、修持，据说她曾经过108座泉水和葬场修法，这些故事被后人绘成唐卡加以宣传。如布达拉宫中就藏有一幅长86厘米、宽56厘米的清代布画唐卡玛吉拉准像，将她画在荒山野林及鲜花盛开之处。

在玛吉拉准的影响下，藏传佛教产生了女活佛制度，这是继男活佛之后产生的又一伟大创举，也为空行母题材从神话向世俗的敞开提供了凭借。第一世女活佛名叫杰增·却吉卓美，法名多杰帕姆（即金刚亥母），她于1439年创建了著名的桑顶寺，从此该寺成为历代多杰帕姆女活佛的驻锡地，其传承至今未绝，已至第十二世。特殊的藏族文化，将女性的崇高、柔美重新赋予含义并演绎在唐卡上，这也让人们能在画面上寻觅到一缕不一样的女性感染力。这种敬畏同喜欢是两个概念，根基于西藏的特殊文化土壤。空行母就像是雪域藏地的守护者，庇佑着芸芸信众。不过，于今人的审美眼光看来，古代唐卡空行母创作的形式和内容虽然似乎变化不大，却已然悄然间将崇高信念与艺术体悟融合到一个精妙的境界，将藏人的生活情感幻化成一种理想世界的艺术。从这个角度出发，反倒成就了其另一番美名。

唐卡修复

唐卡由于历史以及长期供奉等原因，容易出现颜色剥落和损坏，在唐卡修复领域，必须具有多年经验的行家才能从事。唐卡的修复技术起源于壁画修复术，由一系列的专业流程所组成，其中清洗和补笔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极其考验修复师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绘画功力。经验丰富的修复师能将原本残破不堪的唐卡一洗颓颜，重焕异彩，也大大提升原有唐卡的价值。



欣赏唐卡，需要付出虔诚与用心，等待而来的也会是跨越时空的对话。